南北史合注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一

明 李清 撰

北史六十五

韋瑱子師 晏子世康

子機 機子述 機弟弘 旦

子謇之

韋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父旭歷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氐賊數為抄竊旭隨機

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
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
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稚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
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
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普泰中以都督從荊州刺
史源子恭鎮襄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
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欵密政術俱美荊部吏民
號為連壁孝武初以都督鎮城周文自原州赴雍州命

孝寬隨軍及克潼關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陽城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川義徒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寬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寬以大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人孝寬深患之乃遣諜人訪獲道恒手跡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

意又為落爐燒跡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所欲經畧皆不用孝寛知其離阻出奇兵掩襲擒道恒及琛等峭遲遂清大統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刼盜孝寛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寛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

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火以皮排吹之火氣即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排楯不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空中車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焚布并焚樓孝寬復長作鐵

鉤利其鋒刃火竿一來鉤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以火焚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寛又隨崩處竪木柵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孝寛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珽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孝寛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寛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珽謂城中人曰韋城

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無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發疾其夜遁去後因此忿恚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

王悦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仍勒部内當堠處植槐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境内同之乃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周文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周

孝閔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除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置勲州

三國典畧曰改玉壁爲勲州

仍授勲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絕無使命忽求交易疑别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陷於齊因其請和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共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使者辭色

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寛復放東還並致
書一牘具陳朝廷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
孝寛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
亦有齊人得孝寛金貨遥通書疏故齊動静朝廷先知
之時有主帥許盆孝寛託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
東入孝寛怒遣諜取之俄斬首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
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絶河路孝寛
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

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
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
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
二日方集謀議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
城隍足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
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
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寬言
四年進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

陳不可護不從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陥宜陽被圍孝寛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晝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戸是歲齊人果解宜陽圍經畧汾北築城守之其

丞相斛律光率數十騎至汾東請與孝寬相見光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於汾北取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重望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搆怨連禍且滄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間橫尸暴骨苟貪尋常之利塗炭疲弊之人竊為君不取孝寬參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東朝必相殺戮孝寬因令巖作謠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明月光

字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竪令諜人多齎此文遺於鄴祖珽聞更潤色之光竟以此被殺

建德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寛疏陳三策其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内離外叛計盡力窮讐有釁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

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百道俱進並趨賊庭必當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貯積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

春之貴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高緯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良闔境熬然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獨有事三分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

等重幣聘齊後遂大舉再駕定山東卒如孝寬計孝寬每以年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内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疾乞骸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五年帝東伐過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犄角乃敕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克其西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及帝凱還復幸玉壁從

容謂孝寬曰世稱老人多智善謀然朕惟共少年一舉
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寬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然昔
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以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
乃詔孝寬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大象元年除徐兖等十
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狥地淮
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黄城郕公梁士彦攻廣陵孝
寛率衆攻壽陽並拔之初孝寛到淮南所在皆密送誠
欵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絶

孝寬遠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育果遣決堰已無及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潛以數百騎襲孝寬營時亮國官茹寬密白狀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遁走孝寬追獲之詔以平淮南功别封一子滑國公宣帝崩隋文帝輔政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利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

至相州求醫藥密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南走孝寛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寛驛司供設豐厚所經處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寛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陽鎮防悉關東鮮卑迥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寛輕來謀欲應迥

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陽受賜既洛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為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迴

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追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之

游豫園

釋道宣感通録曰是敗也俘鹵將百萬人總集相州游豫園中明旦斬決園墻有孔出者縱之至曉猶斷六十萬人於漳河岸血流成河隋文後亦悔之曰逆止尉遲迴餘並被驅惜當時忽忽不獲縱之可於游豫南山立大慈寺仍命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憶如此慘毒大事史官何不詳記

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十一月卒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禄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十歲周文欲以女妻之

本史作魏文帝簡世康傳及隋書皆周文也今正之

寛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周文嘉之遂以妻世康次子總
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
京兆尹帝嘗戲總曰鄉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
鄉里邪總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
奉嚴吉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職用疑聖慮請解
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耳五年從武帝東
征總每率麾下先驅臨敵遂於并州戰歿時年二十九
贈上大將軍柱國五州刺史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子

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文帝追錄孝寬舊勳開
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戶收其租賦夐字敬遠孝寬兄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
也遂謝疾去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周文經綸王
業側席求賢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
將命雖情諭甚至竟不能屈彌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
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逸人號為居士至
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夐亦為盡歡接對忘倦明

帝即位禮敬愈厚乃為詩貽之曰六爻貞遯士三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遥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来参余萬機叟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敕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逍遥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叟至宅訪以政事叟仰視其堂徐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弗亡護不悅識者以為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

來聘素聞曼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曼談讌盡日恨相遇晚後請曼至賓館曼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欽挹如此武帝常與曼夜宴大賜縑帛令侍臣數人負送曼唯取一匹示承恩旨而已帝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曼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曼曼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遠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

志乃乘舊馬歸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曇辨其優劣曇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跡似有深淺其致理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遣曇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曇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恭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訓之願殿下察之曇子瓘行隨州刺之因疾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曇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

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曼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豎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時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録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削其稿故文筆多不存建德中曼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日可斂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身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餘煩雜悉無用朝晡奠食

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仍薦蔬
素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受恐臨終恍
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時勿違吾志宣政元年二
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弔祭賻賵有加喪制
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幼沉敏有器度年十
歲州辟主簿在魏弱冠為直寢尚周文帝女襄樂公主
授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
定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三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舉

兵隋文時爲丞相謂世康曰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摇動今以委公因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夙霑纓弁驅馳四紀並登袞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不貪爲寶頗爲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孃春秋已高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

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任陜岵瞻望此情獨切極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及此興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嘗以望位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之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因辭乞終私制帝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由襄州刺史再遷信

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拔朝廷稱為廉平嘗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子福嗣答曰盈滿之戒先哲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乞骸帝曰朕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筋力衰謝猶屈公臥臨一隅於是出拜荆州總管時天下唯置荆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荆州委世康時論以此為美世康為

政簡靜士民愛悅卒于州帝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諡曰
文世康性孝友初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
達共推父時田宅盡與之世多其義次子福嗣位内史
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玄戰敗於城北為玄
感所獲令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
車裂於高陽少子福奬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歿
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數從
征伐累遷開府隋文為丞相從季父孝寛擊尉遲迥於

相州以功拜柱國進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邉皇太子屯咸陽洸統兵出原州道與鹵相遇擊破之伐陳之役為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定九江

隋書曰陳豫章太守徐璒持兩端洸遣開府呂昻長史馮世基繼進璒偽降率二千人襲擊昻等因合擊敗之擒璒高梁女子洗氏率衆迎洸

遂進圖嶺南至廣州嶺表皆降帝聞大悦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歳餘番禺夷王仲

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謚曰敬子協好學有雅望位秘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帝命協齎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以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秦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璭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出為魏郡太守及隋文為丞相尉遲迥陰圖舉兵朝廷遣藝季父孝寛馳往代迥孝寛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察觀變因投孝寛

周書曰迥遣藝迎孝寛孝寛問迥所為藝黨於迥不

以實答孝寬怒將斬之藝懼乃言狀孝寬因將藝西

遁高祖以孝寬弗問加藝上開府

即從孝寬擊迴以功進上大將軍文帝受禪進封魏興

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州總管藝

容貌瓌瑋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見之獨坐滿一

榻番人畏懼莫敢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

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諡曰懷藝弟冲字世冲以名

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軍元定渡江

伐陳為陳人所鹵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復令冲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定之柩而還冲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隋文帝踐阼進開府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帝呼冲問之冲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帝因命冲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冲既至南寧

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悅下詔褒揚之時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妻又士卒縱暴邉人失望帝聞大怒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冲無所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帝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冲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為亂冲率兵破之封義豐縣侯還嘗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寛厚得衆心撫蘇𩥿契丹皆能致

其死力奚霤畏懼朝貴相續高麗嘗入寇冲擊走之文
帝為豫章王暕納冲女為妃徵拜民部尚書卒官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世為三輔著姓父英代郡守
瑱幼聰敏有風成之量周文帝有丞相轉行臺左丞遷
南郢州刺史復入為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
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禄大
夫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周文禦之軍還以本
官鎮蒲津關帶中潬城主歷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

加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三年除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以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為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周孝閔踐阼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謚曰惠又追封為公詔其子峻襲峻弟師守公頵少沉謹有志性初就學始讀

孝經拾書數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
盡禮州里稱其孝行及長略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
宰宇文護引為賓曹叅事師雅知諸番風俗及山川險
易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人
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
齊平詔師安撫山東為賓部大夫隋文帝受禪累遷河
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
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

書與師素懷勝負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約在師下名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

據世康傳云世康性恬素有止足之志而此傳所言又躁競乃爾何云止足北史一依隋書並載不刪其一何也

後從帝幸醴泉宮名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

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䂙秋毫無犯稱為清白後帝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卒官謚曰定

柳䛒字仲盤河東解人先世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䛒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䛒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

大義無涉子史雅好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斛
秀才兗州刺史馮儁引斛為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
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屬天下喪亂乃退耕陽城有終
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
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惟斛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
並徵之以斛為行臺郎中諏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
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斛時軍務殷斛勵精從事或通
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省四年入朝

周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周文許焉又為獨狐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蚪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周文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紀事所以為鑒戒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

矣而漢魏已還寥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尚寥縱人能直筆外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自今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秘書丞秘書雖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爲丞始令監掌焉遷

中書侍郎脩起居注仍領丞事時論文體者謂有古今
之異虯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文多
不載廢帝初還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虯脫
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疏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虯曰衣
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
年冬卒時年五十有四贈兖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
十篇行于世弟檜見忠義檜弟子帶韋字孝孫深沉有
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周文辟為

叅軍事侯景作亂江南周文令蔕韋使江郢二州與梁
邵陵王綸南平王恪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蔕韋
乃矯為周文書安之並降及見邵陵具申周文意邵陵
遣使隨蔕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
後達奚武經畧漢川以蔕韋為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
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蔕韋入城說
修
周書載蔕韋說修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守

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於前白馬破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敢恃也夫顧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之常今大兵總至長圍四合人懷轉禍家國安堵此則所部之民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雖欲盡忠將何所托莫若肉袒軍門免生靈於塗炭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孰與進退無據身名並滅者哉

降之廢帝元年出為解縣令轉汾陰令發擿姦伏士民畏而懷之周天和五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為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別駕輔弼二王總知軍民事大軍東討徵為前軍總管齊王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卒諡曰愷族弟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為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十三因暴

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徧便誦之無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守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答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

冊府元龜載書草曰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能者進不肖者退此朝廷常典

僧習讀書數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

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凷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周文共論時事周文即請迎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屛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彊國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

固鴻基

周書曰關中天下彊國守文泰忠誠奮發陛下收泰力用進可東向而制羣雄退可閉關而固天府此萬全策也荊州地非要害衆又寡弱外迫梁寇内拒歡黨斯乃危亡是懼寧固鴻基

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鎮洛陽乃得入關除相府東閣祭酒天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

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
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
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
況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別駕廣陵王元欣魏之懿
親其甥孟氏屢為凶橫或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
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以桎梏後何以脫之欣
亦遣使辨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
孟氏倚權侵虐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

人持金二十斤詣長安寄人居止每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懐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中别駕如故時有胡家被刧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為合

可以詐求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守正明察皆此類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闔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除尚書左丞周文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莫敢諫慶乃進爭之周文愈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于前慶辭氣不撓

抗聲曰竊聞君違不違為不明臣有不爭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周文悟乃赦茂已不及矣默然久之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冤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周文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回避周文以以深委仗焉六官建累遷司會中大夫周孝閔踐阼賜姓宇文氏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寛有隙及寛衆知政事慶遂見踈忌

出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為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剩錦數匹時服其廉慎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黃衆寶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寶歸朝朝廷待以殊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寶於長安城中晉公護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因之

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讐不同天昆弟之讐不同國明公以孝教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屈竟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機字匡時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隋文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

徵為納言機性寬簡有雅望然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徵不朝以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晏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從作守俱稱寬惠後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畧頗涉文藝以尚主拜開府

儀同三司内史侍郎帝於諸壻中特見寵遇歲餘判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黄門侍郎事襲父爵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逹大體暴於馭下又恃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帝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

匪服抗表陳讓帝許之命攝兵部尚書帝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黃門侍郎元巖等侍疾宮中時太子無禮於陳貴人帝大怒令述名故太子勇述與元巖出外作書楊素見之與太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徙龍川郡公主請與同徙帝不聽述在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機弟宏字匡道少聰頴工草隸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楊素為莫逆交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歷小宮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偃人來聘武帝

令宏勞之偃人謂宏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者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為尋此物宏曰昔淳于獻空籠前史稱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偃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偃人所進物賜宏仍令報聘以占對敏捷見稱後卒於御正下大夫贈晉州刺史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照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之所痛惜如此有

集行世弘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以行軍長史從梁睿攻王謙立功授儀同三司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民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下詔褒美後卒於太常少卿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隋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晏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故太子勇過達答曰柳肅在宮大見疎斥帝問故答曰學士劉

臻嘗進章仇太翼宫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搖脣舌適足相誑誤願勿納之勇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言皆不用帝曰肅横除名非其罪也乃名守禮部侍郎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之留守涿郡卒官機從子謇子字公正父蔡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于塗異而與語大

奇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守廟下士武帝有事太廟謇之讀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開皇初遷內史舍人歷兵部司勳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有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一石不亂每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祿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參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主西域又突厥啓民可汗求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千餘匹雜

物稱是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出為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大業初啓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襄馬邑間帝使謇之諭令出塞還拜黄門侍郎時元德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方重王府選拜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北面遣吏部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引謇之詣齊王所西向立弘宣敕謂齊王曰我出藩之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令高熲虞慶則元旻等

從內送王子相於我誡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踈遠子相若從我言有益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惟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敕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力幾無今日矣若與謇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敕謇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脩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驕令則之徒深見昵狎謇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王得罪謇之竟

坐除名帝幸遼東名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

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

論曰高氏籍四胡之勢跨有山東周文承二將之餘創

基關右似商周不敵若楚漢爭雄久連官渡之兵未定

鴻溝之約雖弘農沙苑東卒先奔而河橋北邙西師撓

敗於是競圖進取各務兵戈東謂兼并有餘西則自守

不足

論內東西皆作周齊今正之

韋孝寬奇材異度緯武經文居要害之地受平城之託東人怙恃其衆悉力來攻將欲醲酒未央飲馬清渭迺馮茲雉堞抗彼仇讐事甚折骸勢危負尸終能奮其智勇應變無方城守六旬竟摧大敵雖即墨破燕晉陽存趙何以能尚若使平陽不守鄴城無衆人之師玉壁啓闗函谷失封泥之固斯豈一城得喪實亦二國興亡者歟

愚按韋孝寬以功臣元老手握重兵乃與楊堅同心

而不與尉遲迥合力周之亡也寶孝寛罪隱安得如
近時羅結以百七遐齡儼然立朝庶死受周武唾而
生荷隋文眷猶不虛此塗抹乃周末亡而孝寛先亡
僅七十二耶吾愧其猶自稱關西男子也
韋瓊隱不負人貞不絶俗怡神墳籍養素丘園哀樂無
以動其心名利不足干其慮確乎不拔實近代高人明
帝比諸園綺豈徒然哉世康風神雅量一代稱偉簪纓
人物見重京華璵素望高風亦云美矣柳虯雅道是基

譽重播紳豈虛至也慶東帶立朝歷躬是蹈莅官從政
清白著美至於畏避權寵違忤宰臣雖取詘一時實獲
申千載矣攸立身行已本以寛雅流譽登朝正色可謂
不違直道雖陵谷遷貿終以雅正自居古所謂以道事
人者與始則斡畧見稱終乃敗于驕寵惜夫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五十一